

從熊貓曲奇說起



如是我見 陳澍

因為工作關係，三年疫情之後，我又開啟了「飛行模式」，特別是往返中美之間，朋友戲言，我可能最近一段時間搭飛機多過搭地鐵。

每次出國，我都是一個習慣，就是提前買一些本地小禮物，到了美國，見到新老朋友都可以隨手送上一份。按我自己的經驗，外國友人通常喜歡一些「禮輕情意重」的小禮物，你如果真的送的禮物太貴了，對方反而會尷尬，尤其很多企業都對送禮有一定規定，超過金額，雙方都會麻煩。

幾年前我開始送外國朋友香港生產的「熊貓曲奇」，主要有兩個廠商生產，都是香港的老字號，各有各的「熊貓曲奇」設計。國家之間關係再差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並不一定受影響。人嘛，畢竟還是講感情的，尤其認識很久的老朋友，坐下來喝杯咖啡，什麼都可以談。

最近去哈佛大學演講，其間拜訪幾位教授，有一位老教授差不多都要八十歲了，十多年前來過香港，這次我也帶來一盒「熊貓曲奇」給他，他接過禮物，興奮不已，趕忙和我聊起往事，原來當年他來香港時候就買過一盒，曲奇什麼味道，他說早就忘記了，但是那個熊貓造型的鐵盒子至今還留着，如今又可以多一盒，還是新款設計，老先生開心得不得了。

「中美之間，當年有乒乓外交，後來還有熊貓外交，無論如何，兩國人民對熊貓的喜愛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，看到熊貓就覺得很開心。」老先生一邊打開曲奇，一邊和我聊起美國人對熊貓的喜愛。聽說內地有一個「熊貓

電視頻道」，還在Facebook等社群媒體上開了專頁，結果在美國也收穫不少粉絲，也算是民間和文化外交的一個成功案例。

說到「外交」，普通人會覺得「外交」和大部分人沒有什麼關係。

事實上，「外交」也可以從你我做起。比如出門在外，每個人其實都會無形之中成為你的國家的「大使」，你覺得你只代表你，但是出門在外，很多時候你代表的遠不只是你自己那麼簡單。

也正因此，從前些年開始，中國的外交部已經聯合通訊供應商，給國民通過短訊提醒的方式，讓大家在抵達外國時就能收到一些當地的文明習俗的提醒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。

再者，大國與大國之間的「外交」當然屬於非常高深的議題，涉及政治、經濟，甚至還有軍事層面。但是公民與公民之間也可以進行較為簡單的「公共外交」(public diplomacy)，比如從你挑選一份小禮物開始，出國隨手送一份給友人，順便說好中國故事、香港故事，不如就從熊貓開始講……

事實上，美國一直都很重視「公共外交」的發展，美國國務院還特別設有「公共外交」的部門，也會任命一些「公共外交大使」，分布於文化體育等不同領域，同時也會通過一些專門的交流項目讓外國訪客入住美國普通家庭，也讓很多美國家庭都有機會參與到外交工作之中去。

無論是一盒「熊貓曲奇」，還是在國外注重入鄉隨俗，人與人的連結是國與國關係的基礎，更是建立互信的基礎，把一些基本的事情做好了，「上層建築」也會受益於此，除了職業外交官，就算你我普通人，也可以為國家形象盡一份心力。



人與事 楊不秋

好好聊天，絕對是一門學問。會聊天的人，讓人感覺如沐春風，如臨秋水；不會聊天的人，讓人感覺如芒在背，如鯁在喉。

年少時，輕狂恣意，伶牙俐齒。聽到說錯的話和不通的理，我會抓住不放，總想掰扯個明白。彷彿唯其如此，才能顯露自己的聰明。殊不知，聊天而已，是非對錯沒那麼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言我語之間的情感溝通和精神交流。樹自己的觀點，駁他人的面子，就算揚了威風，也輸了姿態，掃了興致。聰明與否，不單靠自己的表現，還要看他人的感知。通過壓低對方來抬高自己，不過是自以為為的小聰明。

年長幾歲之後，有幸身邊陸續多了幾位睿智豁達的領導，還有三五溫潤如玉的朋友，我的言行舉止也都被影響。此外，

我也想解人體骨骼構成及位置，最好去露營。睡在帳篷裏，你與地面只隔開一層薄薄的帳篷和睡袋，全身骨頭軋軋感：展臂則肘，伸腿則膝，仰躺則脊椎骨盆，側臥則肩胛膝蓋……如果你如我一樣是竹竿身材，瘦骨嶙嶙，鐵骨錚錚，每晚與硬地軟磨死磕，那堂人體骨骼課就會特別刻骨銘心。

我愛露營，因為露營麻煩，而且很不舒服。真正的露營，沒有「活動主辦方」為你搭好帳篷，鋪好床墊，奉上燒烤佳餚，讓你飽餐完畢，進帳篷就躺平，次日丟下一堆枕頭毛毯，揚長而去。在營地，你得自己動手搭帳篷，翌晨要逐一收好臥具，擦拭帳篷上的露水灰土，請走附在帳篷表面睡意正濃的蜘蛛。晚餐和早餐當然得事先計劃，親手料理，收拾碗碟，必不可少。拔營時，生活垃圾和可回收物須分別打包帶走，不留痕跡。若是遇到零下氣溫、瓢潑大雨或高原狂風，難度系數增加，就更有意思了。

最富挑戰的莫過於原始露營。荒漠野嶺，人跡罕至，沒有飲用水、電源，沒有抽水馬桶，更不可能洗浴，並且禁止明火。原始露營考驗的是膽量和意志。一層帆布或塑膠膠在頭頂，風霜雨露，它無法遮蔽全部。有幾次睡下時月明星稀，夜半突起妖風，動沙凜，吹死灰，只好迅速拔營，連滾帶爬逃進車裏。還可能遇到野生動物：大尾巴野兔、長角野鹿之類素食的鄰居倒無所謂，熊出沒則肯定招架不住，得提前做好功課，了解當地有無猛獸。有人問我：露營遭遇殺人魔怎麼辦？我答：能在露營地與之相遇，就像中了超級大樂透。我們偶爾還能看到普通人中上億元博彩獎金的新聞，可是誰曾聽說有電鋸狂人迢迢駕車數百英里，來到遠離人煙的國家公園，再花三十元買票進園，然後一逞其意？

露營如今屬休閒活動，昔日卻是行軍、商旅、探險的日常必需。風餐露宿，指點星辰，時常會因斷糧或風雨而不得飽暖。我愛原始露營，正因為它的不便、不適足以勞苦身心，磨練應變力、耐受力，使我不忘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技



自由談 吳捷

能。一百多年來的技術發展使生活便利了很多：電爐、冰箱、洗碗機、洗衣機……人們盡可享福，再無必要將每日大部分時間花在劈柴、生火、洗衣、貯藏之類瑣事上。然而「居承平之世，不知有喪亂之禍」，日復一日的便捷生活，會否使人變得脆弱而嬌氣？顏之推說梁朝士大夫太平日久，「出則車輿，入則扶持……及侯景之亂，膚脆骨柔，不堪行步，體羸氣弱，不耐寒暑，坐死倉卒者往往而然。」十九世紀末，科幻作家H. G. Wells在《The Time Machine》描寫公元八十萬二千七百零一年的人類後裔，其中一個分支因長年舒適安逸，不愁吃穿也不動腦筋，已經退化，不知有敵人窺伺，對潛在威脅毫無應急準備。作者寫道，應付變化、危險和困境，收穫的是多才多藝，只有必須應對千難萬險的動物才會有智慧。

希奧多羅斯福幼年體弱，苦練拳擊、摔跤，希望強健身體，磨礪精神。一八八三年他來到達科他地區，過起一切親力親為的牛仔生活。初到西部，羅斯福尚未改富家公子習氣，穿着帶鑲邊的皮袍，用銀質名牌皮帶扣。但牛仔生涯充滿艱辛，很快教會他獨立自強。羅斯福經常要在風雪中騎馬、趕牛。某晚暴雨，牛群驚散，他策馬追趕，因為天太黑，連人帶馬掉進小密蘇里河，掙扎上岸後又繼續追牛，天亮後簡單吃點東西就開始新一天的工作，濕透的衣服沒時間換，就貼在身上晾乾了。一八八九年羅斯福當選紐約州長，發表演說《The Strenuous Life》，稱欲成大事

者當不畏艱辛、不求安逸，致力於偉業，推動人類文明前進。他晚年在自傳中回憶，牛仔歲月磨練了他日後成為美國總統所需的品格，他所有的成就都來自不辭辛勞，拒享安樂，將個人潛力挖掘到極致。

美國許多公園的較長步道起始處，常標註有一句話：Know your limit。有些遊人缺乏自知之明，高估自己的體力和方向辨識能力，冒太大風險，最終力竭、脫水、墮崖或迷路，要公園出動直升機搜救。我知道自己像根竹竿，風一吹就倒，所以無意嘗試在風雪中騎馬追牛，或走完三千五百多公里的阿巴拉契亞山道，或騎行青島公路全程，或攀登珠峰。我體在體力允許的範圍內，在自己能接受的危險程度之內，以比較可控的方式，僅攜帶極簡裝備——無需充氣床墊，無需烤肉烤鴨，每年數次自找苦吃，鍛煉身心。

如此「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」，並不是為「天降大任」做準備。我這樣的俗人，連天降大餅都接不住，遑論大任？不過，凡俗人生的趣味和真意，不在躺贏，不在坐享其成，而在獨立不移，耗費腦力、體力之後，欣然品嘗自己辛勞所得的成果。露營既麻煩又不舒服，卻正合我意。雖然人體骨骼課上得辛苦，但我從學生時代就練成在課堂上呼呼大睡的本領。宰予晝寢，孔夫子也奈何他不得。當我橫臥帳篷之中，輾轉反側之際，骨架和地面雖然在敲黑板、劃重點，絮絮不休，我卻已然恍惚，恬然入夢。

多年前，我在電影推薦欄目就偶然遇見過香港電影《南海十三郎》，可惜看了簡介之後就放下了。去年底，二〇二二年金雞節香港影展，重映許多經典港片，卻沒有《南海十三郎》，我因此和這部影片再次擦肩而過。

曾經無數次聽聞，北有《霸王別姬》，南有《南海十三郎》。既然影評網站如此高分，早已做好了被觸動的準備。看畢，實在心緒難平。最大的感觸就是，一個好電影就是這樣的縱深，從家、到國、到事業、到朋友、到師徒、到知己、到愛情，最後留下一聲長嘆。

《南海十三郎》是以粵劇著名編劇江譽鏐（藝名南海十三郎）跌宕起伏的一生作為主線的，從廣東南海的闊少爺，到香港著名的粵劇編劇，心高氣傲以至於被業界冷落，又逢愛情失意，跳火車撞傷腦部，從此

瘋癲潦倒過完了下半生。他的人生經歷，就像說書人總結的那樣：「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是天才，因為真正的天才只有兩個結局。一是早死，就像唐雎生那樣。二是瘋了，悲劇收場。因為天才是不會和世俗妥協的。」

《南海十三郎》和《霸王別姬》一樣，講的是一個痴心人的故事。對愛情痴，對事業痴，對家庭痴，對國家痴。但是這樣的痴，卻是一顆赤子之心，有情有義，出淤泥而不染，這樣的人反倒是瘋癲潦倒，悲劇結尾，怎能不讓觀眾動容。他對愛情痴，對同學的表妹一見傾心，女方見他愣愣的，笑他傻，但他說，自己不是傻，是痴。

的確是痴，影片中，兩次幻覺都來自他對戀人的痴心，先是第一次在舞池見面，幻想着自己和對方天作之合。後來落魄潦倒，被對方的丈夫的汽車撞倒，再次遇見對

方，仍然幻想着她能重回自己身邊。和父親有十二個姨太太不同，他一生只愛這一個人，真是痴心人。他對事業痴，抗日戰爭的時候，見到自己忠肝義膽的劇本沒人欣賞，反倒是別人用美色勞軍，他氣得咬人，直罵對方漢奸。戰爭結束之後，電影導演改變了他貞潔烈女的人物設定，他立馬和導演翻臉，哪怕就此無人敢用。他對家庭痴，雖然離家許久，但是在佛寺聽到父親被迫害去世，第一時間離開了佛寺，從此開始四處流浪。他對國家痴，特別是影片一開始，他瘋癲癡癡地坐在房樑之上，對趕來的警察說，我的一雙鞋被人偷了，偷我鞋的有兩個傢伙，不過你們不敢抓他們的。他接着說：「偷我左腳的是英國人，偷我右腳的是日本人，中國人的鞋讓他們都偷光了，無路可走，哪兒也去不了。」想起這部電影於一九九七年五月上映，結合香港回歸之前的局

面，怎麼能不讓人動容。

影片的結尾，說書人說自己和南海十三郎沒什麼關係，不過是「一個潦倒的編劇在講另一個潦倒編劇的故事。」我已經大概猜到他就是十三郎曾經收留過的流浪小孩，果不其然。當片尾字幕「獻給全港編劇共勉」幾個字出現的時候，非常感動。

不論是南海十三郎，還是唐雎生，以至於本片編劇杜國威，都為世人帶來了無數的好劇本。

值得一提的是該電影導演高志森，他當編劇的《縱橫四海》一直是張國榮、周潤發、鍾楚紅的經典作品。而作為導演的他，拍攝的《92家有喜事》，三十年過去依舊是賀歲喜劇的佳作，還有他和許冠文合作的《雞同鴨講》，也是我心中許氏喜劇的經典作品。感謝香港的編劇導演們，給電影和戲劇帶來了這麼多經典和傳奇。

《南海十三郎》

旋轉舞台 郭曉懿

《南海十三郎》

郭曉懿

好好聊天

我也開始漸漸養成了堅持每日閱讀的習慣，視野也被打開。多了觀察，也多了思考，更多了寶貴的自知和自制。我愈發體會到，聊天或是為了增進了解，交流感情；或是為了表達自己的觀點，了解他人的想法。前者，皆大歡喜總好過兩相不悅；後者，和而不同也好，增益補缺亦好，沒必要絕對統一思想。總之，都不需要爭出對錯高下。

現如今，我覺得自己雖不至於糟糕到常令別人難過，卻也實在不能算是很會聊天。隨意興起的聊天，還是可能會遇到難以預料的雷區。有次周日在地鐵上偶遇同事，他跟平日上班時一樣穿一身黑色。我隨口問他怎麼在假日還要穿成這樣，他答說，剛剛去參加了遠親的追悼會。還有一次聖誕新年假期後，在單位碰到了一個好久不見的外國同事，我很自然就問起他假期過得是否開心，他回我說並沒有休假，而是回國參加他岳母的葬禮。

作為不善聊天、無辜「踩雷」的經典案

例，我把這兩個「誤傷」的經歷講給朋友聽。大抵是出於對我的維護，她覺得錯不在我。她認為，普通寒暄罷了，對方實在大可不必如實相告，一兩句客套回覆就好，說得如此真切，反倒讓氣氛尷尬了。貌似這樣說也有道理，但是什麼情況下，什麼該說，什麼不該說，就全看個人主觀把握了。不過確定的是，我這個朋友應該是很會聊天，至少她把如何聊天這個問題想通透了。

其實，要好好聊天，首先還是應該對彼此的關係有恰當的認知。路人，同事，朋友，密友，親人，關係的親疏遠近不同，合適的聊天內容自然有分別。這麼多年來，我的總結是，除了深度對話的親近關係，跟普通泛泛之交的聊天，最安全、不出錯且不會誤傷的話題就是天氣，還很容易產生共鳴，互相附和一二兩句就可以點頭告辭了。說來還真巧，難怪我們說聊「天」而不說聊「其他」。

我愛露營



▲搭帳篷是露營不可少的一環。

資料圖片

者當不畏艱辛、不求安逸，致力於偉業，推動人類文明前進。他晚年在自傳中回憶，牛仔歲月磨練了他日後成為美國總統所需的品格，他所有的成就都來自不辭辛勞，拒享安樂，將個人潛力挖掘到極致。

美國許多公園的較長步道起始處，常標註有一句話：Know your limit。有些遊人缺乏自知之明，高估自己的體力和方向辨識能力，冒太大風險，最終力竭、脫水、墮崖或迷路，要公園出動直升機搜救。我知道自己像根竹竿，風一吹就倒，所以無意嘗試在風雪中騎馬追牛，或走完三千五百多公里的阿巴拉契亞山道，或騎行青島公路全程，或攀登珠峰。我體在體力允許的範圍內，在自己能接受的危險程度之內，以比較可控的方式，僅攜帶極簡裝備——無需充氣床墊，無需烤肉烤鴨，每年數次自找苦吃，鍛煉身心。

如此「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」，並不是為「天降大任」做準備。我這樣的俗人，連天降大餅都接不住，遑論大任？不過，凡俗人生的趣味和真意，不在躺贏，不在坐享其成，而在獨立不移，耗費腦力、體力之後，欣然品嘗自己辛勞所得的成果。露營既麻煩又不舒服，卻正合我意。雖然人體骨骼課上得辛苦，但我從學生時代就練成在課堂上呼呼大睡的本領。宰予晝寢，孔夫子也奈何他不得。當我橫臥帳篷之中，輾轉反側之際，骨架和地面雖然在敲黑板、劃重點，絮絮不休，我卻已然恍惚，恬然入夢。

《The Strenuous Life》

稱欲成大事

者當不畏艱辛、不求安逸，致力於偉業，推動人類文明前進。他晚年在自傳中回憶，牛仔歲月磨練了他日後成為美國總統所需的品格，他所有的成就都來自不辭辛勞，拒享安樂，將個人潛力挖掘到極致。

美國許多公園的較長步道起始處，常標註有一句話：Know your limit。有些遊人缺乏自知之明，高估自己的體力和方向辨識能力，冒太大風險，最終力竭、脫水、墮崖或迷路，要公園出動直升機搜救。我知道自己像根竹竿，風一吹就倒，所以無意嘗試在風雪中騎馬追牛，或走完三千五百多公里的阿巴拉契亞山道，或騎行青島公路全程，或攀登珠峰。我體在體力允許的範圍內，在自己能接受的危險程度之內，以比較可控的方式，僅攜帶極簡裝備——無需充氣床墊，無需烤肉烤鴨，每年數次自找苦吃，鍛煉身心。

「遇見古埃及」



市井萬象

「遇見古埃及·木乃伊文物特展」正在北京舉行，展出一百一十四件（組）來自西班牙巴塞羅那埃及博物館的文物收藏，包含木乃伊棺槨、動物木乃伊、神像、首飾、陶器、石刻等，引領觀眾系統了解古埃及信仰體系、文化脈絡、貴族生活風貌等。展期至七月九日。

新華社



《南海十三郎》



旋轉舞台 郭曉懿

《南海十三郎》

郭曉懿

郭曉懿